

仕途



肖仁福



歧路

做事靠**智商**，做人靠**情商**，做官靠**政商**。
读《歧路》，长政商，仕途一路多风光。

· 长篇时政小说 ·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仕途

II

肖仁福 著

歧路

做事靠智商，做人靠情商，做官靠政商。
读《歧路》，长政商，仕途一路多风光。

· 长篇时政小说 ·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歧路 / 肖仁福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5-1057-0

I. ①歧…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636 号

书 名: 歧 路

作 者: 肖仁福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鞠天相

封面设计: 青华视觉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38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40mm 1/16

字 数: 610 千字

印 张: 30.5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057-0

定 价: 38.80 元

自序

《歧路》和《密径》这两部小说，来源于我曾经创作的一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仕途》。这部作品浓缩了我大半辈子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积累，它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长旅。一天一千余字，期间从没间断过一天，三年多时间写出初稿，又花近两年反复修改，才终于成稿。这于我是一次考验，更是一种享受，我从中收获了不可言喻的大快乐，尽管有时不免苦中作乐。为内心的快乐写作，也就不去奢求太多外在的东西，能够面世，拿几个小版税，奖赏一下这几年的清寂日子，也就足矣。

这部稿子在几年前首版后，出版社也没做什么宣传，居然广受读者青睐，高居开卷和全国各地大小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显著位置，荣登各省市和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还被新闻出版部门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有些读者甚至拿《仕途》与当下长篇小说对比，说比《仕途》写得长的，没《仕途》写得好；比《仕途》写得好的，没《仕途》写得长；比《仕途》写得长也写得好的，没《仕途》卖得多。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件乐事。可乐过之后，回头再看这部作品，也不免感到遗憾和不足。出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对我的小说总是慎之又慎，非三报批四审读五阅评不可。如此一来，削足适履也就成为必然，不足为奇。这自然是有代价的，就是削弱作品一以贯之的文气和语境，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失真。此外，对于某些情节和文字的删改，也并非出于我的本意，甚至于其中不少内容，在我看来恰恰是精华之处。当然，没有一部作品是完美的，我的作品也是如此。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这部在我人生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作品进行修改增容的工作，努力把我新的一些想法、阅

历融入到作品中去。不敢说因此就能使得作品臻致完美了,但至少我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出于某种原因,我将这部已经更新过的作品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取名《歧路》。小说中,机关大院里的三个年轻人在机构重组后分别走上不一样的仕途,哪条是正道,哪条是歪径,哪条是不归路,他们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对读者颇有借鉴意义。第二部取名《密径》,意为机关大院里的复杂关系如蛛网般纠结缠绕,升迁路上往往有乱花繁叶,迷人眼、惑人心,山穷水复之后能否柳暗花明,就看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能否找到那条被掩盖住了的密径。

《歧路》和《密径》的出版,弥补了我之前的遗憾,相信也能够弥补大广大读者们的遗憾。两本书封面设计大气美观,出版商还为此请来了优秀的漫画家为本书描绘插图,并搜集了不少文坛名家针对本人作品的评论文章附于书后,内页有图有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大大提高了两本书的附加价值。对于这些为作品增光添彩的优美图文,我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肖仁福

2012年5月28日于长沙

乔不群望着窗外，没来由地笑起来，笑得呼吸失调，鼻孔里进的气少，出的气多，都起鼻涕泡了。

楼下大坪里，有两条人影走过，那是市长耿日新和外事处长辛芳菲。乔不群的笑也许与这两个人不无关系。

本来这天乔不群办公室的窗户一直是关着的。秦淮河刚刚离去，留下满缸烟灰和一屋子烟雾。乔不群倒掉烟灰，抑制不住咳了两下，忙过去推开窗玻璃，以换些新鲜空气进来，这才见到窗外这道抢眼的风景。

秦淮河要去省城应聘省报记者，走之前特意来告诉乔不群一声。乔不群非常支持他，说：“凭淮河你的才华，去做记者比在政府大院里混，绝对要有出息得多。”秦淮河往空中吐一串烟圈，说：“也不是出息不出息的事，做记者也出息不到哪里去。主要是研究室要撤销了，我不想守株待兔，傻等领导安排地方。”乔不群点头道：“你的想法没错，坐等领导安排，不一定有好地方给你。”

研究室的全称是桃林市政府研究室。二十多年前，政府研究室只是政府办里面的一个部门。后来经济工作成为政府中心工作，政府研究室更名曰经济研究室，升格为低政府办半级的副局级单位，归口政府办主管。再后来经济研究室改回政府研究室这个名称，行政级别则再次升格，成为与政府办级别相当的正局级机构，只是仍属政府办主管。

研究室架子大，其实职能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大，那是政府领导的智囊，政府要做什么重大决策、出台什么重要举措，得由研究室提供相关资料和可行性调研报告；说小，毕竟一无财权，二无事权，三无决策权，叫做不管人、不管事，只管三千常用字。领导招之即来，领导不招，你只能闲着。也许是如今信息渠道越来越多，或是领导



日见高明,决策能力变强,研究室这个所谓的智囊,对地方政府工作已无足轻重,研究室也就终于完成其历史使命,再无存在的必要,该撤销了。

单位要撤销,干部何去何从,自然是个敏感问题。不过挂名研究室主任的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办主任袁明清,已在全室干部会上明确表过态,研究室的干部都是才子,政府正处于用人之际,是不会让各位失业回家的,研究室正式撤销之前,大家不必有什么想法,该干啥还干啥,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领导的话说得响亮,可在大家听来,总觉得有些曲终人散的味道,心里不怎么好受。共事多年,彼此之间总会有些摩擦,甚至起高腔,红脖子也在所难免。可眼见得就要树倒猢猻散了,过去的种种小矛盾、小恩怨,忽然成为温馨的回忆,显得格外珍贵起来。

不过没有谁有工夫老沉浸在这种小资情调里,大家早就坐不住了,开始四面出击。该走的路得赶紧走,该托的关系得赶紧托,该找的领导得赶紧找,该出的血得赶紧出。能留在政府大楼里更好,关系熟悉,领导比较了解,又是大机关,好做人,易办事。万一政府大楼里没有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得找个实惠点的地方,仕途上进步无望,经济待遇可不能太差。做公家人很多就这样想,要么有位,有职位,大权在握,手眼通天;要么有味,有咸味,革命小酒天天醉,生老病死不付费。总得求一头,否则这公家人也就白做了。

乔不群好像还有些定力,一直按兵不动。他是政府大院里的一号笔杆子,自然不愁没有好去处。都说机关里三种人吃得开,一是嘴皮子厉害,能说;一是脚丫子厉害,能跑;一是笔杆子厉害,能写。三者占一,是人力,只要不偷懒,一辈子饭碗不愁。三者占二,是人才,谁也难不住,想什么有什么。三者占全,已是人杰人精人妖,呼风来风,唤雨来雨,轻轻打个喷嚏,别人听去便是惊雷。乔不群不是人杰人精人妖,说是人力甚至人才,还是说得过去的,他不去找人,也会有人来找他,用不着惊慌失措,到处瞎碰。

除乔不群和秦淮河,还有一个蔡润身,三人是同时分进研究室的,皆为硕士毕业生,后又一起提的领导职务,现在一个是综合处长,一个是调研处长,一个是秘书处处长。处长不是高位,却是往高位爬的重要台阶,市长、省长都是从这个台阶上一步步上去的。岂料屁股下面的处长位置还没坐热,研究室就要撤销了,也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合适的处长位置让自己去坐。三人里面,除乔不群表面不动声色,没事人一样,蔡润身看上去也沉得住气,一如既往地忙他的工作,仿佛秘书处真有那么重要工作忙不过来似的。只有秦淮河稳不住,听说研究室要撤销,便开始四处联络,准备改弦易辙,另谋出路。恰逢省报招聘编辑记者,他觉得机会难得,准备带上相关资料去试一试。

秦淮河的底细乔不群还是清楚的。他知识全面、爱好广泛,文字功夫也不错。更为难得的是敢说敢做敢当,富有良知和正义感。不过这些品格难得是难得,放在机关



做公家人很多就这样想，要么有位，有职位，大权在握，手眼通天；要么有味，有咸味，革命小酒天天醉，生老病死不付费。总得求一头，否则这公家人也就白做了。



里,却属于官场性格缺陷症。这样的人在研究室这种不痒不痛的地方混日子,还勉强混得下去,到了实职部门或与领导更近的地方,想再有大作为,恐怕就很难说了。秦淮河知道自己的缺陷,去应聘记者,也算明智。新闻单位到底不同,虽然也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利害冲突,毕竟机制已经逐渐放开,讲求工作效率,相对来说,有真才实学的人容易立足。

不过人才问题归口组织部门管理,用不着乔不群瞎操心,他便开秦淮河玩笑道:“你就要到省城高就去了,总得送个什么给你作纪念吧?可送什么好呢?送你花瓶怕你碎,送你美酒怕你醉,送你好诗怕你背,送你枕头怕你睡,送你权力怕你累,送你猛女怕你废,还是送你一杯白开水,叫你越喝越有味。”于是,他倒杯水递到秦淮河手上。

秦淮河喝口水,笑道:“不群就你开心得起来。看来你今后的去向已成竹在胸。我可没有你说的这么乐观,还不知人家肯不肯收留我呢。就是收留了,我胜不胜任得了、吃不吃得开,也还是个未知数。”

乔不群知道秦淮河这是话留三分,他心里肯定已经有底。究竟不是毛头小子了,不会一时心血来潮,轻举妄动。

话题又回到乔不群身上,秦淮河说:“不群你呢?也说说你的事。”乔不群说:“暂时还没眉目,先看看再说吧。在研究室待了这么多年,长白发不长业绩,增腰围不增贡献,可也多少给领导做了些事情,饭碗总会给一个吧。”

秦淮河替乔不群分析起来:“听说研究室撤销后,政府办会像过去一样,设立一个诸如研究室或综合处之类的机构,你和蔡润身都有可能被安排到那里去。当然最好是去某个职能处室,跟随一位市长。只是那几个职能处室里的处长都是领导红人,配备时间也不是太长,估计难得有什么大的变动。”

秦淮河说的是实情,乔不群心中不可能没数。政府办里若设研究室或综合处,行政级别必然降为处级,可职能估计跟现在的研究室不会有太大区别。照理乔不群的笔头比蔡润身硬,只要领导从工作出发,肯定会考虑他乔不群的。至于那几个职能处室,处长相当于市长们的私人秘书,不是谁想取代就取代得了的。这是桃林市政府多年的沿习,除市长明确专职秘书外,几位副市长名义上并没配秘书。没配秘书,并不等于没有秘书,每位副市长分管工作的对口处室处长就是秘书。比如分管财税金融商贸的常务副市长,财贸处长是秘书;分管工交城建水电的副市长,工交处长是秘书;分管教育文化体育的副市长,文教处长是秘书;分管农林畜牧乡企的副市长,农林处长是秘书。乔不群跟哪位市长都仅有些工作上的交往,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到这些处室去做处长。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至今没有任何动作。就是动作,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乔不群当然只在心里这么想想,嘴上没说什么,却瞒不过秦淮河的眼睛,他说:“莫非你就这么肯定,未来的研究室主任或综合处长一定归你乔不群不成?”乔不群

笑道：“不归我也没事，去机要室守电话值夜班，总不会有人跟我争吧？”

秦淮河摇着头，说：“不群你比我年长，是老兄，本来我应多听你教育，今天我也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说，不知你乐不乐意听？”乔不群笑道：“闻道有先后，年长不见得德高，老弟教育教育老兄，也是完全应该的嘛。”

“我岂敢教育老兄？”秦淮河沉吟片刻，略有所思道，“你这人嘛，别人也许不太知你深浅，我秦某人还是比较了解的。表面看去，你温厚、随和，其实骨子里比谁都清高。按说清高不是什么过错，清高总得有底气、有资本，不是谁想清高就清高得了的。只是人在官场，这种清高有些不合时宜，弄不好也就仅仅剩个清字，想高怕是床底下放风筝，高不到哪里去。唯一的办法是努力改造自己，只有自我改造好了，才有可能混出样子来。”

秦淮河道出的，正是乔不群身上一处致命的软肋。政府大院里肯定还有知道乔不群这处软肋的，却只有秦淮河才会明确说出来。乔不群也并非闻过则喜，他的境界还没到这个份儿上，他要感激的是秦淮河能视己为知己。可乔不群却故意说道：“我怎么没发现自己清高呢？”秦淮河说：“这叫自屎不臭，自尿不臊。”乔不群笑起来，说：“这个比喻还真贴切。那么你再给我支支招，怎么个自我改造法，才改造得过来？”

秦淮河想想，认真地说道：“怎么个自我改造法，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有句话说得不无道理，做事靠智商，做人靠情商，做官靠政商。能不能做官，官做不做得好，做不做得上，关键就在于政商。”乔不群说：“这政商一说，倒也新鲜，颇值得玩味。”秦淮河说：“无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要想在机关里混，光有智商和情商，能干事，会做人，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高政商，能上下其手，左右逢源，该玩的玩得转，该耍的要得来。”

说得乔不群点头频频，说：“机关里还真有这么一些人，没见他如何能干，做过几件像样的事，也没见他如何精明，人际关系处理得多么和谐，甚至出身也平常，不见有太多背景，可就是吃得开，该提拔有提拔，该重用有重用，到了该到的官位上，还能把官做得像模像样，得心应手。过去我一直想不通，这些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如此官运亨通，顺风顺水。今天被你一点，我总算想通了，原来这些人没别的，就是政商高。”

秦淮河笑道：“你能想通就好。你可不能学我，我政商欠缺，才不得不离开机关，另谋生路。你不同，天分高，悟性好，通过自我改造，完全可将政商提高到应有水平。”说着，放下水杯，将指尖烟蒂扔进烟灰缸，转过身，出门而去。

秦淮河的足音由大至小，渐渐消失在楼道里。乔不群却还支棱着耳朵，想将那足音追捕回来。秦淮河说得没错，要想在机关里有所作为，没有高政商是万万不可能的。也许一个人真的不缺天分和悟性，通过自我改造，就有望长些政商。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最难改变的，就是骨子里的东西，这政商难道是你想长就长得了，想高就高得上去的？乔不群没法回答自己，心头茫然。



就这样，乔不群回味着秦淮河的话，也不知在窗前站了多久。直到远处透迤的桃花河拂过一阵煦风，乔不群深吸一口气，发胀的脑袋似乎一下子清爽了许多。抚抚额际散发，正要抽身离开窗台，只见市长耿日新和外事处长辛芳菲从楼下坪里走过，乔不群身子又定住了。也不知哪根神经作祟，忽觉耿日新三个字挺有意思的，心里一乐，忍不住就笑起来。

耿日新耿市长有个大号，叫英雄市长。说是英雄不问出处，可不问出处，并不等于没有出处。耿日新的英雄市长也是有出处的，据说就出自他老人家的一句玩笑话：男人好色，英雄本色。也有人说是吃喝玩乐，英雄本色。其实两句意思差不太多。只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决不答应，认为耿日新身为堂堂市长，不会开这种有失水准的玩笑，他的话应该是：开放改革，英雄本色。或者是：齐家治国，英雄本色。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到底是哪句话，估计耿日新是在不太正规的场合随便说出来的，没有会议纪要，也无录像录音，还不怎么好核实。就是问耿日新本人，时过境迁，他也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不过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公认的，耿日新说过类似的话。皆因话里有英雄二字，话一出去，便广为传诵，大家一致认定耿日新为大英雄。如果像选市长一样，拿着这个英雄市长美誉放人大去投票，没准耿日新会全票当选。

有道是绿配红，凤配龙，美女配英雄。有大英雄的地方自然会出大美女。范蠡与西施，项羽与虞姬，李隆基与杨玉环，吴三桂与陈圆圆，就是大英雄与大美女的绝配。耿日新身边的大美女不是别人，正是外事处长辛芳菲。如今接待也是生产力，政府要提高生产力，市长得身体力行，努力接待好上级和外地客人。外事处负责具体接待事务，跟市长接触的时候也就不少，英雄市长身边总少不了美女处长。英雄市长和美女处长就这样成为政府大楼前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大楼里那开开合合的窗户后面无数贼亮贼亮的目光。

美女处长是个大众化的叫法，大家都公开这么叫辛芳菲。此外乔不群几个笔杆子还在背后给她取了个别号：九华山。字面上看去，这个别号没什么，其实比美女处长的叫法更加意味深长。这个意味深长的九华山别号也跟耿日新有关。耿日新做市长前，是市委那边的党群副书记。在党群副书记任上，耿日新敢说敢干，提出大胆设想，力争将桃林市升格为副省级城市。升格领导小组都已成立，下设升格办，直接归口市委领导。原来桃林是中西部为数不多的地级大市，城区人口上百万，全市包括下面县区人口更是过了千万大关。仅凭这一点，桃林市就有升为副省级的资格。城市升格，水涨船高，地方好处肯定不少，各位的官位自然也会跟着上升，大家积极性非常高。经过周密筹划，耿日新安排升格办的人准备好材料，然后带人频频往省城和北京跑，请领导和专家们到桃林来考察调研，进行可行性论证。与此同时，还通过常委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将桃林市党政机关里面的科室统统更名为处室，为升格成功提前做好组织准备。一夜间正副科长成为正副处长，市直机

关里的中层干部一个个欢天喜地，比在床上拣个金娃娃还令人激动。尽管这所谓的处室还是科级架子，正副处长依然还是正副科长级别，但处字比科字就是让人长精神，众人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谁的嘴巴都没法合上，一律露出三分之二齿。工作任务压头的单位白天腾不出时间，放在夜里召开中层干部会议，偶尔碰上停电，会议室里一片漆黑，每个座位上却闪烁着月牙形的白光，那便是处长、副处长们外露的牙齿。

不想折腾了两年，希望落空，升格失败，桃林市还是原来的地级市。既然没能成为副省级城市，机关里面的处室也就应该改回原来的科室称谓，处长、副处长也该像原来那样叫科长、副科长，再不好仍然顶着个“处”字。副省级城市没解决前，名义上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们不可能提升为真正的处级性质。可科级处室到底比科级科室强，科级处长、副处长比科级科长、副科长入耳、动听，谁都不愿重新拾回已扔掉两年的科字。为此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几次，意见一时没法统一。多数常委觉得机关里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叫习惯了，再叫科室和科长、副科长，也难得改口。又考虑副省级城市没解决，对机关干部已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若能继续留着大家头上的“处”字，也多少是个安慰，有利于调动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何况这次没升格成，时机成熟后还可从头再来嘛，如果把处室改成科室，把处长、副处长们改为科长、副科长，以后要改回来多麻烦。至于处室和处长、副处长的科级性质问题也无所谓，世上可以有处级性质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也应该允许科级性质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存在。常委意见终于得到统一，机关里的处长、副处长们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真正的级别如何，处长、副处长就是比科长、副科长有品位、够刺激。

别看副省级城市没解决，耿日新本人却在申请升格的过程中，密切了跟上面的联系，因此副书记还没满届，便提前做了市长。到底是管过党群的领导，耿日新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领导的特点，就是善于发现人才。来政府不到半年，便发现政府机关包括乔不群所处的研究室在内，没有不是人才的，每人都给提了半级。乔不群几位笔杆子的处长就是这么来的。而上届政府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彼此不和，天天你斗我，我斗你，斗都斗不过来，也就顾不上其他干部的升迁问题，机关里起码有五六年没怎么提拔干部了，搞得大家怨声载道，背后发牢骚说，干部不进步，不如卖豆腐。耿日新一来，大家都有进步，也就不去卖豆腐了，一个个欢天喜地的，视耿日新为伯乐。毕竟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能耐再大，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辛芳菲也是耿伯乐亲自提拔，突击做上外事处长的。辛芳菲长得格外迷人，说她是政府大院里的一号美人，一点儿也不夸张。美人美在哪里，自然美在动人的眉眼、性感的胸脯、修长的双腿。可政府究竟不是选美大赛委员会，谁也不好意思拿了尺子去量女人的三围和身段。有人便绕着弯子，给辛芳菲取了个别号，叫做九华山。前面说过，这个别号最初就是从研究室里叫出来的。研究室是政府领导的参谋部，里面都



是些笔杆子，比如乔不群、蔡润身和秦淮河几位，就是桃林市名副其实的大秀才。秀才们能说会道，聚在一处，难免爱拿身边的人和事寻开心。像辛芳菲这种漂亮女人，不拿来挂在嘴上，是件多么难受的事。这些人又喝过些墨水，到底不比一般粗人，喜欢捂着肛门放屁，冒充斯文，寻开心也要寻出些文化来。于是搬出刘禹锡的诗，以为我所用。刘诗曰：“九华山，九华山，自是造化一尤物。”辛芳菲九华山的别号便由此而来。

在秀才们的眼里，辛芳菲已不是一般的美女处长，而是上帝特遣人间的尤物。这样的尤物难免揪人心肺，秀才们忍不住背后开玩笑说，不登九华山，枉来人世间。可秀才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也仅嘴上过过瘾，并不敢贸然登山。事实是这世上有些山，不是随便什么人想登就登得上的。《诗经》里就有高山仰止的话，那明明是警告世人，高山于前，你抬头仰望仰望，倒也无伤大雅，可也只能到此为止，绝不可自不量力、轻举妄动，否则够你受的。秀才们还算知趣，既然美人美到高山一样不可高攀，也只好望而却步，不敢做非分之想。最多夜里失眠时，悄悄意淫一番。

耿日新当然不是研究室里的酸秀才，据说他主政市政府没多久，不声不响就登上了九华山。据说不见得就有根据，并没谁拿得出耿日新与辛芳菲的把柄，只不过耿日新走到哪里，都喜欢公然将辛芳菲带在身边而已。大家能肯定的，无非是做人做到一定份儿上，特别是大权在握或腰缠万贯，便不太习惯意淫，而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想要谁就是谁。从没谁听说皇帝老儿有过什么意淫，他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实干家，后宫佳丽三千还嫌不够，还要跑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打野食。宋徽宗就让人挖了地道，直通妓馆，去跟名妓李师师幽会。只是害苦先到的嫖友，诸如音协主席亦即艳词高手周邦彦之流，一时躲避不及，只好往粉床下面钻。无奈粉床遮不住徽宗法眼，他老人家醋劲大发，要免去周邦彦的副部级待遇，甚至连干籍也不给保留，非遣他出音协大院不可，让他上街摆出租摩托，自谋生路。还是李师师又是说好话，又是弹唱周邦彦新填的艳词，好不容易才逗乐徽宗，让他收回成命。

耿日新不是皇帝，没人给他挖地道，直通名妓幽居，却也是千万人口大市的市长，并非一般角色，不那么好惹。认定耿日新登了山，政府大院里便不再有人敢随便叫辛芳菲九华山了，只敢叫她美女处长，怕弄不好得罪领导，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也是如今美女满天飞，什么美女歌手、美女演员、美女模特、美女教授、美女博士、美女作家、美女记者、美女老板、美女领导……只要是个女的，又不缺鼻子少眼睛，都可冠之以“美女”二字，叫辛芳菲美女处长并不刺耳。

乔不群就这样站在窗前，望着耿日新和辛芳菲从楼下从容走过，忽然忍俊不禁，笑将起来。笑得有些走样，还有些邪乎，不知他是笑世上美女多如苍蝇，还是笑辛芳菲九华山的别号，抑或笑自己酸秀才一个，没有耿日新的实干精神，只有背后意淫的份儿。



辛芳菲已不是一般的美女处长，而是上帝特遣人间的尤物。这样的尤物难免揪人心肺，秀才们忍不住背后开玩笑说，不登九华山，枉来人世间。可秀才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也仅嘴上过过瘾，并不敢贸然登山。事实是这世上有些山，不是随便什么人想登就登得上的。《诗经》里就有高山仰止的话，那明明是警告世人，高山于前，你抬头仰望仰望，倒也无伤大雅，可也只能到此为止，绝不可自不量力、轻举妄动，否则够你受的。秀才们还算知趣，既然美人美到高山一样不可高攀，也只好望而却步，不敢做非分之想。最多夜里失眠时，悄悄意淫一番。

Part 二

乔不群笑声没落，蔡润身推门而入。

见乔不群站在窗边，一脸歪笑，蔡润身还以为他看到了什么新鲜事。于是心生好奇，也踱过来，伸着个脑袋去瞧窗外。其时耿日新和辛芳菲已绕过花团锦簇的花坛，走向停在墙边树荫下的皇冠车。

蔡润身也明白，政府大院里，耿日新和辛芳菲是两个最显眼的人物，格外引人关注。人要显眼，总得具备一定的条件。至少得与某些有分量的东西沾点边，比如钱呀权呀色呀什么的。有道是“学生知识就是力量，男人钱权就是力量，女人美貌就是力量”。没有力量就没有一切，弄不好，便不是显眼，而是现眼了。当然人在官场，以廉政为本分，钱有时不免有些犯忌。财不露富，政府里的人就是再有钱，也不宜随意拿出来张扬。只有“权”和“色”两个字用不着藏着掖着。其实想藏想掖，也藏不着、掖不着，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的。人民代表选你当市长，组织上任命你做局长、处长，自然便将一定的权力赋予给了你，这个权字既光明磊落，又神圣庄严，手中有权，脸上光鲜，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至于好脸蛋、好身材，更是父母遗传，天生丽质，不是偷的骗的，也不是拿了刀子在街上抢的夺的，就是上政务公开栏，也无可厚非。也就是说，作为英雄市长和美女处长，耿日新和辛芳菲聚光显眼，再自然不过，没人会有意见。

这么思忖着，蔡润身就想问问乔不群，刚才到底笑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隔墙有耳，单位不是什么话都可说的地方，还是不要乱说，缄嘴为佳。只好转而说道：“不群，袁秘有请，要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袁秘就是市政府秘书长袁明清。机关里的人称呼领导，喜欢用两个字，省事顺口。比如称武厅长为武厅，范局长为范局，郝处长为郝处，朴科长为朴科，甘股长为甘股，纪院长为纪院，殷部长为殷部，夏台长为夏台，邢场长为邢场，诸如此类。

这是研究室就要撤销、解散的关键时刻，领导召唤，容易让人产生幻想。乔不群心里悠了一下，瞅定蔡润身，说：“袁秘叫我干啥？”

“这我可就不得而知了。”蔡润身故作神秘道，“你在研究室待的时间不比我短，还不知道领导说话都是看对象、讲场合的？只能跟你说的话，自然不会透露给旁人半句。何况我又不是领导肚里的蛔虫，领导叫你干啥，我哪里知道？你快点行动吧，别让领导久等。换了我，早脚底生风，飞到了领导跟前。”

乔不群屁颠屁颠地下楼走进秘书长室，果然袁明清正在等着他，旁边还坐着研究室副主任吴亦澹。

袁明清原是从桃北区委书记位置上调任市政府秘书长的。据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政府换届时会安排做副市长。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有人举报他做桃北区委书记时，收受了巨额贿赂。举报信都到了北京，批回省里后，省纪委立即派人下来，展开全方位调查。调查来调查去，也没调查出袁明清收受贿赂的真凭实据，省纪委的人只好撤走。只是政府换届工作已经完成，袁明清做副市长的事成为泡影，只能继续做他的秘书长。

见乔不群进了门，袁明清摆摆手，示意他坐到墙边的沙发上。乔不群笑着瞧瞧两位领导，落了座。秘书长是政府总管，该管的得管，不该管的也得管，袁明清虽然兼着研究室主任，平时也难得跟研究室的人在一起，有什么工作任务，也只布置给吴亦澹，再由吴亦澹做具体安排。像今天这样直接将乔不群喊进秘书长室，连吴亦澹也赶了过来，确实不太多见。乔不群紧张之余，不免有些窃喜，心想该不是研究室的人事已开始变动？

不想袁明清却说：“省人大部分代表即将视察桃林市经济工作，届时政府主要领导得亲自出面，进行书面汇报。这个材料非常重要，我和亦澹同志商量了一下，还是不群你来主笔可靠。你是研究室的看家笔杆子嘛。”

乔不群一下子泄了气，暗咒自己神经过敏。又想一个汇报材料，两位领导同时出面，一齐来给你布置任务，也太煞有介事了点。不过乔不群清楚，这是自己的一孔之见，领导才不会这么看呢。政府工作千头万绪，除牵头修几条路，架几座桥，盖几处楼，卖几块地，弄几个开发区，召开些大大小小的会议，别的事情做了也就做了，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靠秀才妙笔生花，写进材料，印成文件，拿到会上宣读，送到报上发表，呈给上级审阅，发往基层传达，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彰而显之，广而告之。尤其是向上向外的材料，谁也不敢有丝毫随意，特别注意加强对材料写作的正确领导，大题要大做，小题也要大做，甚至没题还要大做。如此这般，材料扎实到位了，工作自然扎实到位，材料显著突出了，成就自然显著突出，最后影响又广泛又深远，要政绩有政绩，要政声来政声，必然稳居政坛，长城不倒。是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政治。政治出自笔杆子，领导最有政治头脑，要他不重视材料写作，恐怕谁都没这个能耐。领导的态度明朗得很，政府大楼里一定要有两套过硬班子：一套过硬的工作班子，一套过硬的写作班子。写作班子不过硬，工作班子再过硬也白硬，只有两套班子都过硬，政府才真正算得上过硬。



政府大楼里一定要有两套过硬班子：一套过硬的工作班子，一套过硬的写作班子。写作班子不过硬，工作班子再过硬也白硬，只有两套班子都过硬，政府才真正算得上过硬。